

我是刘绍棠

刘绍棠文集

刘绍棠 / 著



刘绍棠文集

我是刘绍棠

刘绍棠 /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刘绍棠 / 刘绍棠著.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5

(刘绍棠文集)

ISBN 978-7-5302-1786-3

I. ①我… II. ①刘… III. ①刘绍棠 (1936-1997) — 自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1750 号

我是刘绍棠

WOSHI LIUSHAOTANG

刘绍棠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固安县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786-3
定 价 3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序 生活是一本毛边书	001
第一章 蒲柳人家子弟	004
寻根	004
我那生身之地充满了野味儿	008
别名刘匈奴，自封“山楂汗”	009
曾祖母两只肩膀扛得住塌下的天	011
被尊称“大学问”的祖父	013
我的智力得自母亲的遗传	014
赵大奶奶把我接到人世间	015
大脚李二说我是文曲星的书童	017
荒年乱月，我几次死里逃生	019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长大	021
第二章 难忘童年	026
我在田老师门下受业四年	026

差点儿跟我大六岁的女孩订亲	033
我的第一行作品	035
通州模范小学的“文侠”	038
不知不觉走上文学之路	043
第三章 崭露头角	048
永远照亮在我心中的那面镜子	048
我参加地下“民联”的活动	049
不食嗟来之食	053
生存竞争的头一回亲身体会	055
潘逊皋先生教我学古文	058
胡泽生先生支持我写小说	061
母校如母	063
引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良师	067
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	070
痛惜我的《大运河的儿女》	072
也许我有资格当七国大使呢	073
第四章 最美好的岁月	076
我把第一本样书献给党支部	076
布谷鸟的啼叫为我的小说开了头	080
谱一曲清新优美的田园牧歌	083
到生活中寻找创作的冲动	086
汗滴禾下土	088
悼念顾竟夫先生	090

负责在政治上指导我的人	094
我的目光只投向侨女白樟身上	097
我读外国小说比中国小说多	099
第五章 在北大“串门”	106
马寅初校长拦住我们做广播操	106
我的学问是野狐禅	108
魏建功先生欠我一堂课	110
杨晦先生为我退学发脾气	113
北大图书馆成了我的创作室	114
第六章 团中央批准专业创作	116
康濯和秦兆阳介绍我加入中国作协	116
走自己的路	118
走村串户的“无任所大使”	119
我不敢续写《西苑草》	121
我做过一件亏情欠理的憾事	125
《村姑》“老”成了《村妇》	128
深埋在我心底的隐痛	130
第七章 “右字号”往事	133
“犯忌”	133
《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	135
扣在我头上的三个屎盆子	145
不知天高地厚	148
荒唐的反苏“罪状”	150

“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	151
致友人的一封信	155
我是个撑不着、饿不死的命	157
第八章 被放逐到乐园里	160
大乱入乡，死里逃生	160
引导我的精神前途的灯火	163
家乡人民在动乱中保护了我	165
独自放牛、拾粪的日子	167
写！不能再浪掷光阴	169
我成了“土圣人”和“精神领袖”	172
老贫农保驾	176
我每忆丫姑，心中便充满激情	178
第九章 重返文坛	185
让我从二十一岁开始	185
我向胡耀邦上书求救	187
衰年变法	189
乡土风水好	191
温故知新	193
唱一出八仙请寿	197
留得青山在	200
牛年志向	202
第十章 一得之见	204
扬长避短，小中见大	204

“武戏文唱”，反映历史	207
土命人的土气作品	214
抓住人物就抓住了创作兴奋点	219
把长篇拆成若干短篇或中篇	223
从不同层次、角度、侧面展示美	228
大众文学要通俗而不流俗	232
乡土文学如何反映改革	236
不随波逐流，乐莫大兮	240
第十一章 人生感悟	244
我喜自称笔耕农	244
家乡的水土和乡亲养育了我	246
我是做人作文一张脸	247
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	250
人生没有什么“假如”可言	252
坎坷完整了人生的过程	256
没有一个人能一生不走背字儿	259
我向往的田园生活	261
跑题的闲话	264
约法三章	266
坐在轮椅上也要做有脊梁的人	268
争一口气	270

序

生活是一本毛边书

我曾多次写过和讲过，今生今世我绝不写自传。一是不愿自我美容，二是更怕再尝“二遍苦”。这几年看过几本名人自传，使我产生了一个偏见，那就是写自传的人嫌职业美容师的手艺不高，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给自己涂脂抹粉，巧妆改扮，顾盼自怜，其实是欺世盗名，假冒伪劣产品。留传（？）后世，谎言坐实，歪曲历史，贻害青年，应以伪证罪论处。我这一生，不但不曾过五关斩六将，而且不止一次“走麦城”。如果偏要扮演亘古一人关圣帝君，真可谓厚颜无耻之极也。这位关圣帝君，自身便是个冒牌货。他曲线投降曹操，有何“忠臣不事二主”可言？他狂妄大意失荆州，坏了大哥基业，更是罪莫大焉。他好色成性，为了争夺一位美如天仙的县长太太而跟曹操闹翻，偏被说成千里走单骑回归旧主，真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正因如此，凡是正史官书的歌功颂德之词，我都存疑。茅坑里洒香水，欺骗了嗅觉却蒙蔽不了眼睛。撒谎术也有限，早晚会水落石出，暴露无遗。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关老二好色，一点也不“圣”？我一非五霸二非七雄，不值得自吹自擂写自传，不如节省点时间多写一部小说。

在解放军围攻北平的炮声中我参加了革命，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我走上了文坛。我欢呼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但是，当一批批革命进步文化人一个个挨整的时候，我感到了困惑。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把我这个童心未泯的年轻共产党员也划了右，而且进行全国大批判。我是多么委屈，多么痛苦。当时主持反右斗争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将右派分子杀一批、关一大批。我自知难逃监狱、刑场这一关，曾经准备自杀，不愿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一九五八年三月受到处理，胡耀邦问我可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我没有说实话。这是因为，已经传达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右派分子一个不杀，基本不抓。那个时候，共产党员不管是何原因，自杀就是叛党。我虽已被开除党籍，但在胡耀邦面前仍然自以为是共产党员，也就以曾有自杀念头为羞耻。一九六六年大革文化的命，那些曾经整过我的人，主张杀“右”派的人，比我遭到更大的凌辱和折磨。对于那些整过我的大人物挨了整，我曾有过短暂的幸灾乐祸。但是，多亏我稍知一点外国史。“文化大革命”对“黑九类”胡作非为的一招一式，多么酷似纳粹残暴迫害犹太人！翦伯赞、老舍、傅雷的遭遇，又与马门教授多么相似。怎么法西斯的阴魂附了我们的体？我“幸”不起来、“乐”不出来了。

我对马列主义理论知之甚少，但我是个如醉如痴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在一九五七年被划右以前，我对党怀有宗教狂热一般的激情和信奉。随着我的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理智和冷静多了。然而，每一忧虑党的前途和命运，我满腔子的鲜血仍然像开了锅。

新潮的朋友骂我“极左”，说得客气一点，他们是“创造病”患

者。有如当年创造社诸君子，谁不咸与“创造”（新潮），便是不革命，不革命便是反革命，便是封建余孽，必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与红卫兵作风如出一辙。我觉得，倒是“左家庄”的朋友们给我定性准确。他们说：“刘绍棠是个中派。”因而，对我实行“统战”，控制“使用”。我想，他们应该不仅在政治立场上找到跟我的共同点，还应该在恩格斯的艺术倾向性观点上，跟我取得共识。我一直闹不明白，为什么我坚信恩格斯的艺术观点却算不得正统？他们的文艺主张，其实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究竟恩格斯正确还是斯大林管用，至少应该进行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

我一不“左”，二不右，三也不中，只要一个正。

自白不是自传。有感而发，即兴而作，也就不讲究结构布局，顾不上疏密浓淡。这是一本毛边书。

生活就是毛边的。我的六十年的人生经历，便是力证。人人都是维吾尔姑娘，小辫子一抓一大把。彩焗、隆鼻、隆乳、割双眼皮等美容术，纯属造假。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

所以，鲁迅先生说，文学创作要“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一九九六年二月

于红帽子楼

第一章 蒲柳人家子弟

寻 根

三千里京杭大运河的北端起点，是我那生身之地的通州。清《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百零八写道：“通州在府东（顺天府，今北京）四十五里。本禹贡冀州之域。春秋战国皆属燕。秦属渔阳郡。两汉本潞县及安乐县地，皆渔阳属邑。潞，高阳氏后，邳姓。魏晋以降，属幽州。后魏置潞郡。隋开皇初省入涿郡。唐武德二年于此置元州，领潞、临洺、无终等县三。贞观元年，省元州，后为潞县，以水患徙治安乐故城。历五代皆因之。至金天德三年，升为通州。元因之。领县二：曰潞，曰三河。明洪武元年闰七月并潞县入于州，仍以三县隶焉。属北平府。清顺治十六年，潞县裁并入州。通州上拱京阙，下控天津。潞、浑二水夹会于东南，幽燕诸山雄峙于西北。舟车辐辏，冠盖交驰，实畿辅之襟喉，水陆之要会也。”

《日下旧闻考》是康熙二十五年朱彝尊编辑的。从一千六百多种古籍中选录历代有关北京的记载和资料，共分十三门，四十二卷。十三门为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垌、京畿、侨治、边障、户

版、风俗、物产、杂缀。通州名列京畿门之首。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帝弘历命经筵讲官、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于敏中，经筵讲官、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步军统领和珅，和珅的政敌内阁学士、工部尚书刘墉等为总裁，选任知名学者多人进行增补考证。乾隆五十年到五十二年出版，题为《钦定日下旧闻考》，从四十二卷扩为一百六十卷。通州仍列京畿门之首，篇幅增至一百零八卷、一百零九卷、一百一十卷。这本书，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学术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这本书：“……履勘遗迹，订妄以存真。千古舆图，当以此本为准绳矣。”

乾隆帝弘历还给此书题诗，称赞此书补齐挂漏所缺，在校勘淆讹上精益求精。因之，称之“钦定”。《钦定日下旧闻考》对通州的“潞，高阳氏后，邳姓”还有补充，说是轩辕黄帝封四子于此。黄帝邑于涿鹿，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涿鹿距离通州一百多公里。这位中华民族的始祖，派遣他的四子经营通州（当时还没有这个地名），是完全可信的。自金定为通州，便成为京东首邑。元明清三朝更成为“上拱京阙，下控天津，实为畿辅之襟喉，水陆之要会”。

从天津到我们通县这段运河，历史上称作北运河。我的父老乡亲们另有爱称，管它叫“铜帮铁底运粮河”。

“铜帮铁底”是夸张了点儿，可这是儿女对养育自己的母亲的赞美，那么这四个字就一点也不过分了。

大运河从北到南，北运河是大运河的龙头；大运河从南到北，北运河就是大运河的凤尾。整个大运河的风水都聚汇到了这儿，我们家乡人民怎能不以大运河的风子龙孙自居？

想当年，这条河上，光是运粮的漕船，每年就有将近两万艘，押运漕船的兵十二万人次；连同官府的水师船和大量的商船，多达三万。这是古书上写着的。如果算上沿河村庄的打鱼船、摆渡船和短途运输船，那就多乎哉如过江之鲫了。

京广、津浦两条铁路通了车，夺走了大运河那“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生意，北运河上的船一下子少多了。后来，又有了京津公路，北运河也就更加萧条。不过，倒退五十多年，在我的童年时代，北运河上也还有货船和渔船过来过去。我在小说中所写的情景，都是我亲眼得见，不是无中生有。是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造成北运河的衰落。

北运河上的南来北往的千帆万船，已被京津公路上往返奔驰的卡车、轿车、客车、吉普车和各种型号的拖拉机所代替。京津公路上的车流滚滚，不能不使人联想当年那三万艘漕船、商船、水师船在北运河上扬帆竞进的盛况。但是，车越来越多，京津公路也就显得越来越窄；开车的一出城圈儿，就像摘了笼头的野马，京津公路可就变成北京大栅栏了。

北运河的水是从哪儿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山里头跑来的。每年一入伏，瓢泼大雨连阴天，鞭杆子雨铺天盖地，竹帘子雨包天裹地，牛毛细雨点点入地，下得大河满了槽。这时，又山洪暴发，冲出燕北的崇山峻岭，直奔平原一泻百里，冲决了堤岸，淹没了田野和村庄。我小时候，年年不是大涝就是小涝，树梢上挂水藻，原野上一片汪洋。男女老幼被大水冲得漂流四散，在水中抱着檩条子，坐着大筐箩，揪着牛尾巴，拼命挣扎想死里求生，还有的坐在被连根拔起的大麦秸垛上，喊哑

了嗓子向岸上呼救……

所以，历代都在北运河上修建闸坝。清代的屈家坝遗址，还留存着康熙皇帝手书的《导流济运》碑文。竣工之日，这位万岁爷还亲赴现场阅坝。康熙皇帝多次到过北运河，写了不少诗。他那个喜欢舞文弄墨的孙子乾隆皇帝，为北运河而写的诗更多。文人雅士抒写北运河的诗文不计其数，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的《玉茗堂集》中便有一首，而且就是吟咏我的生身之地的那段河上的风光景色。

北运河上接通惠河，直通北京城内，下连海河，向南直达江淮各地。通州是漕运和海运入京的仓储和转运之地。史书可考，“漕运至于京师者，一岁多至三百万余石”，可供近百万人一年食用。五岭南北的“广货”，川黔地区的“川货”，以及沿海一带的“洋货”，源源运到通州，转运北京。塞北的皮毛、牛羊，也多运抵通州，转运南方各省。繁荣的经济和发达的贸易，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的优势，遂有一京（北京）二卫（天津）三通州之美誉。

为了漕粮储存和转运的需要，通州从元朝就开始设仓，储粮数百万石。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漕运码头的土坝和东仓的旧址。

那时，通州城内设有漕运总督府。总督官居一品，又是个肥差。进京入阁拜相，不如蹲在通州管钱粮。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漕运总督捞到腰包里的不是雪花银十万、百万两，而是日进斗金，三年搬回家一座金山。七品县令，五品知州，通州代管京东八县，俗称“京门脸子”。

我那生身之地充满了野味儿

小家碧玉的温榆河，儿马蛋子的箭杆河，在通州城东北角合二而一，南下天津卫，二百八十华里，便是大名鼎鼎的北运河。一路上九曲十环二十八道弯儿，忽然一头撞在几大堆翠柳白沙高冈上，河身拐了个弓背，就像伸出双手搂住一大片河滩，便是被我写了大半辈子的运河滩。河滩上的河汉子七出八进，好似一条青藤百道绿蔓儿，沿河大大小小的村落，又像满天星的早花西瓜。大村二三百户，小村四五十家，我那生身之地儒林村，是小中之小：三十六座门楼，七十二个户头，一百零八个灶台。它坐落在翠柳白沙高冈外，紧傍着河边，弓背的一角。

每个村子的来历，都是口头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一代又一代；每过一人之口，每一代承上启下，都有所增删润色，艺术加工。所以，村史并非信史，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应该归于野史稗闻，或民间口头文学范畴。相传儒林村本是清朝初年跑马占圈的旗地，主人是正黄旗的皇室旁支，可能是多尔袞王爷的一个庶出儿子，名叫“如意”，又叫“如意带子”。这块河滩地被圈占以后，并没有开垦种田，只是每年入伏，青草长得一人高，十来个家奴马夫，牵着如意带子的十二匹走马，到这里放牧吃青。十来个马夫搭一座窝棚，住到草枯树黄的深秋时节，便牵着膘肥腿壮的走马回北京了。过了几年，如意带子的一个爱妾所生的女儿出嫁，这块河滩地当成妆奁，算是这位千金小姐的脂粉地。十来个马夫不放马了，犁耧锄镰，牵牛赶驴，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给这位如意带子的千金小姐垦荒熟地，种的是五谷杂粮，栽的是瓜果梨桃；每年的收入，便是千金小姐搽胭脂抹粉的费用。后来，众人娶妻生子，于是便立户成村了。六亲九族，外来移民，三五成群，四面八方，越聚越多，小村一天天大起来。村名原叫“如家林”，叫白了又称“如林”。五十年代人民政府修订地名，才正式称为儒林村。

儒林村方圆左右，三分之一是终年积雪似的沙滩，三分之一是白花的盐碱地，三分之一是一片片浅水洼子。沙滩虽然干燥，却是夜潮地，生长出连绵起伏的红皮柳棵子；浅水洼子里更是蒲苇丛生；盐碱地也并不是寸草不长，到处也有一簇簇、一丛丛的茛苕、牛蒡、蒺藜狗子，开放着米粒大小的花朵。大河从沙滩和浅水洼子之间穿过，公路从沙滩和盐碱地之间穿过。从阳春三月到中秋八月，这里的风景是一幅水彩画，花、草、树、水、土，都色彩鲜明，充满野味儿，令人心野。有个风吹草动，惊起沙滩上柳棵子地里成百上千只鸟儿，一窝蜂纷飞上天，白云中一片啼鸣，像笙、管、笛、箫的合奏，阳光下的花翎熠熠闪光，像一大幅五颜六色的织锦。鸟影遮住了天，地上一片幽暗，盐碱地草丛里的绿蚂蚱和红蜻蜓也慌乱起来，飞的飞蹦的蹦，绿的绿红的红。

别名刘匈奴，自封“山楂汗”

我的家世，老人长辈们咬定正经是大汉皇叔刘备的后裔，虽然未免攀龙附凤之嫌，却也并非毫无道理。刘备原籍涿州楼桑村，涿州距离通州七十八公里，刘室宗亲难免人口流动，也许其中一支挪了个窝儿，来